



100

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
二十九集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(剧本)

贺 昌

(三十一)

□ 刘树亮

第七集 奇略惊安 ④

21 安源煤矿总平巷口处 外 日

贺昌气愤地对众工人：“咱们都是俱乐部部员，有的过去还是部里的骨干分子，现在居然干起了围攻俱乐部领导这种让亲者痛、仇者快的事来，你们觉得这样做能对得起俱乐部吗？”

一工人：“现在的俱乐部，名义上还是工人俱乐部，实际上早就变成资本家的工具了。”

另一工人：“他们根本不代表我们工人，早已不为我们谋利益了！”

贺昌：“话大概不能这么讲吧？没有俱乐部的时候，咱们一天干多少时间活，一个月挣多少钱，现在呢？”

众无言以对。

贺昌：“过去，自矿长以下下级职员、工头管班等，哪个不敢随意打骂咱们，哪个不能随意克扣咱们的工钱，现在他们还敢吗？”

众默不作声。

贺昌：“咱们虽然好久没挨耳光、没跪火炉了，可也不能忘记那时难受的滋味呀！”

众工人：“制止打骂，增加工资，减少工时，这都是李能至在的时候就为我们争取到的！”

贺昌语重心长地：“咱们月工资在十一元以下的增资百分之五，学徒工合格的也给增加工资，这该是刘少奇主持俱乐部期间给咱们争取到的吧！那么多新增加的学文化设施，娱乐设施，大家也都有目共睹，这一件件、一桩桩、哪一件、哪一桩少得了少奇同志的呕心沥血？”

众工人：“这远远不能和李能至时期给我们的好处相比，现在应该给我们更多的好处才是。”

贺昌痛心地：“大家就不看全国现在是什么形势？除过咱们这里，各地哪家工会没有被封闭，哪个地方罢工期间工人得到的好处没有被取消；哪家工会的领导人或骨干分子不是被捕被杀，就是四处流浪无家可归呢？”

一工人：“各地是杀了不少！”

贺昌：“而咱们这里呢，不仅没有被捕被杀，罢工期间得到的好处照样有，而且还得到了不少新的利益，这不是凭着俱乐部死死给咱撑着又是凭着什么？”

众工人：“俱乐部不错，可刘少奇他……”

贺昌：“为争取这个局面，大家知道少奇同志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、费了多少心血吗？”

众工人：“我们要求四小时工作制，要求加薪一倍，刘少奇他首先就不同意！”

贺昌：“刘少奇同志为咱们谋取的何止是减点时加点薪，他是在争取让咱们工人阶级管理世界的一切呢！可是这得有个过程，在现阶段怎么能做得到？”

众工人：“办不到也不应该反对我们的要求呀！”

贺昌：“大家提出四小时工作制，三小时、一小时不更好？可是在现阶段有这种可能吗？”

众工人：“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，大家一致要求他们资方敢不答应吗？”

贺昌：“就目前看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先例，咱们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只能促使资本家不计一切后果地同咱们抗争，这对咱们能有什么好处？”

众工人均感到贺昌说得有理，仰头听着贺昌讲话。

贺昌：“如果资本家没利可图，他们就会关矿停产。这样一来，咱们这一万三千多弟兄和咱们的家属又怎么谋生？”

一工人：“说的对着哩，一关矿咱们这生计就砸锅了。”

众工人：“刘少奇动不动就‘低潮’啦，‘弯弓待发’啦，不同意四小时工作制也就罢了，我们上下班自由了点，工头还不说什么哩，他反倒来堵我们！”

贺昌：“‘弯弓待发’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咱们现阶段制定的策略。现在咱们的敌人很多，他们很想镇压咱们而苦于没有借口，咱们可千万不能莽莽撞撞地授人以柄啊！”

一工人：“工运在别的地方可能是低潮，可在咱们这里，矿局上上下下都懂得工人是国家主人的道理。”

另一工人：“尤其是近来，监工、工头们根本不监督我们生产，还时常关照我们多休息呢！”

贺昌：“大家上当了，这是矿局的阴谋！”

众工人：“这能有什么阴谋？”

贺昌：“为了争得矿局对咱们工人事业在经济上的支持，俱乐部曾经与矿局签订过维护产量不下降的合同。矿局一方面放纵咱们，企图以此制造咱们与俱乐部之间的矛盾；另一方面又会以产量下降为由图谋打倒俱乐部。”

众工人：“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！”

贺昌：“大家想想，一旦俱乐部倒了，矿局是不是还会这样亲热咱们呢？”

这时，一个吊儿郎当的工人甩掉手中的烟蒂指着贺昌大叫：“他在诡辩，他和刘少奇是一类人，快打倒他！”

工人们相互对话：“贺股长说的在理呀！”

“咱们上人家的当了！”

“不应该抱怨刘少奇，俱乐部是对的！”

“咱们千万不能反对俱乐部！”

那个吊儿郎当的工人：“你们受他骗了！这人最会诡辩，最会骗人了，快，咱们一起来修理他这张破嘴吧！”说着捋起袖子扑到贺昌跟前就要动武。

众工人急忙扭住那工人：“我们是受你的骗了！”

“你成天搬弄是非，尽说俱乐部的坏话，你才是坏人哩！”

“你过去参加资本家的‘游艺部’，现在混到我们俱乐部里干什么来了？”

“你经常进出工头家中，他们到底要你干什么？”

“应该修理的是你自己！”

那人见架势不好，挣脱拔腿就跑。

众工人：“噢，原来都是阴谋啊！”

“我当时就觉得奇怪，他们矿上的头头们一下子怎么能变得和咱们好成这样！”

贺昌：“他们是怎样和你们好的？”

一个湖北口音的工人：“任三胡子一个多月前笑嘻嘻地走到我跟前……”

(幻入)

任洪庆走到那工人跟前，拍拍那工人的肩膀操着一口湖北话：“老乡哪，过去多有不对付的地方！现在我才明白了，你们工人才是天底下真正的主人，我们这些人哪有资格管教你们呢？以前的过错还请多多包涵啊！”

那工人：“你现在怎么也说起湖北话来了？”

任洪庆：“嗨，老乡见老乡，谁他妈也不应该打官腔！人家苏副矿长不是早就不说上海话说起老家湖南话了吗？我自然也应该改嘛！”

(幻出)

另一工人：“上个月初三，也就是我老婆住娘家的那天下午……”

(幻入)

工头邱潜递给这位工人和跟前的另两位工人每人一支烟：“怎么不见你们抽烟呀？”

三位工人：“我们哪有钱抽烟呢，烟那么贵！”

邱潜：“看看，你们可怜得连烟都抽不起还干啥活哩！”

三位工人：“那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加工资？”

邱潜：“你们提出工资增加一倍的要求，矿上马上就同意。他们怕你们呀，罢工那是世界潮流，谁能顶得住，你们要加多少，他们就得乖乖地给你们加多少！”

三位工人：“现在是一个子也没有给加呀！”

邱潜看看左右压低声音：“这都是刘少奇和贺昌不让给你们加。”

三位工人半信半疑地：“刘少奇、贺昌不让给加？”

邱潜：“是啊，刘少奇说：‘他们的工资现在就很高了，还敢给再加，再加就让他们太好活了。’矿上说：‘那就给少加一点吧！’贺昌说：‘现在大家干得好好地加它干啥，等将来不好好干了再加也不迟。’”

一工人：“这矿上就不敢给加了？”

邱潜：“是，因为俱乐部势力大得很呀，矿上哪敢不听人家的！你们工人真可怜啊！”

这时，在一旁的另一工头肖坚走过来低声对那三位工人：“实际上，没给你们加工资矿上也没有省下钱。”

三位工人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肖坚：“矿上用来给你们加工资的钱最后全落到刘少奇他们腰包了！”

三位工人“恍然大悟”地：“怪不得刘少奇他们近来这么卖力地为你们矿上说话哩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！”

邱潜接着：“现在，你们的对头已经不是路矿两局了，而是刘少奇、贺昌他们，是俱乐部那伙人，他们才是你们真正的敌人啊！”

(幻出)

众工人争先恐后地：“这类话他们说得多着哩。李亚南监工那次对我说……”

“张新监工对我也说过这样的话……”

“王四友总管股长上一回……”

贺昌对一旁的李延瑞：“快到我家里拿笔记本和笔去，我要把这些都往下记。这儿钥匙。”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递给李延瑞。李延瑞拿起钥匙转身就走。

贺昌回过头来对众工人：“大家先再好好回忆一下，说话人、说话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说话时的在场人等都要说准确。”

22 俱乐部公事房外远处 外 日

黄锡赓拄着文明仗，领着军警头目及苏贤台、任洪庆等一班人，后面随着一大队军警，气势汹汹地向刘少奇居室拥来。

23 俱乐部公事房 内 日

刘少奇：“现在工人中思想混乱，问题复杂，我看这少不了是出自矿局方面的挑拨。”

何宝珍：“还是开个会，听听大家的意见吧！”

这时，外面杂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。

何宝珍：“外面哪来这么多人？”

刘少奇：“是呀，我看看去。”

刚走到门前。“当！”地一声，门被黄锡赓的文明杖戳了个半开。接着便听到黄锡赓凶恶的声音：“刘少奇在家吗？”

刘少奇急忙迎上去把门大打开。随即，黄锡赓、任洪庆、苏贤台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，以及矿上的正副矿师，正副总管股长，包括邱潜、肖坚在内的一张张铁青的脸，一双双吓人的眼珠子便出现在眼前。

黄锡赓举起文明杖指着刘少奇凶相毕露地：“你们这个俱乐部，好端端一个矿，看被你们糟蹋成啥样了？”

何宝珍：“我们正在想着办法，已经增加了工人纠察团人数，正在制止工人人们的迟到早退现象呀！”

任三胡子瞪着眼珠子凶狠地：“这产量滑坡开又不是一天两天，怎么才制止，早些时候你们干什么去了？”

24 井下坑道里 内 日

贺昌在一盏小油灯微弱灯光的照耀下，跟随工人们在崎岖曲折的坑道里向前走着。

提灯的工人停下脚步对贺昌：“这坑道太危险，咱们还是不要再往里走了吧！”

贺昌：“你们成天在里面都不怕，我绕的一半圈有什么可怕的，走吧！”

他们一直往前走，来到一个平台边。

一工人指着那个平台：“这台上原有煤桶一百二十只，现在你看，一、二、三……只有四十八只了。”

又一工人：“那材料也仅够原来的三分之一。”

众工人：“没有工具，没有材料，这叫我们怎么生产？”

贺昌：“煤桶知道是谁拿走的吗？”

一工人：“知道，是任三胡子的亲信——马可可带着一帮人拿走的。”

贺昌边记边问：“是什么时候拿走的？”

那工人：“两个多月前就拿走了，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。”

旁一工人：“我记得，是阴历十七，那一天正好是我母亲的生日。”

贺昌：“拿桶时你们就没问他们为什么要拿吗？”

一工人：“他们当时说要拿去修理，可一拿走再也没有往回来拿。”

旁另一工人：“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往修理厂送，径直运到山后那几个新建的房子里锁起来了。”

贺昌：“现在还在那些房子里吗？”

众工人：“在，前天我们在门缝上还瞧见。”

“还有好几个放煤桶处他们也去拿过。”

“各个放煤桶的地方他们都去拿过，就是这些人。”

贺昌：“走，咱们挨个到别的放煤桶处看看去。”

众工人：“好！”

贺昌边走边说：“大家都仔细回忆一下，各处过去各有多少，各在什么时候，由谁拿走，拿走时在场人有些谁，拿走后放在什么地方了，一定要记准确。”

